

简体字本二十六史

宋史

● 吉林人民出版社

宋史

卷三三五——卷三八七

〔元〕脱脱等撰

刘浦江等标点

宋史卷三三五 列传第九四

种世衡 子古 谔 谊 孙朴 师道 师中

种世衡字仲平，放之兄子也。少尚气节，昆弟有欲析其资者，悉推与之，惟取图书而已。以放荫补将作监主簿，累迁太子中舍。

尝知泾阳县，里胥王知谦以奸利事败，法当徒，遁去。比郊赦辄出，世衡曰“送府则会赦”，杖其脊而请罪于府，知府李谂奏释之。后通判凤州。州将王蒙正，章献后姻家也，所为不法。尝干世衡以私，不听，蒙正怒，乃诱知谦讼冤而阴助之，世衡坐流宾州，徙汝州。弟世材上一官以赎，为孟州司马。久之，龙图阁直学士李绂为辨其诬，宋绶、狄棐继言之，除卫尉寺丞，历监随州酒，签书同州、鄜州判官事。

西边用兵，守备不足。世衡建言，延安东北二百里为故宽州，请因其废垒而兴之，以当寇冲，右可固延安之势，左可致河东粟，北可图银、夏之旧。朝廷从之，命董其役。夏人屡出争，世冲且战且城之。然处险无泉，议不可守。凿地百五十尺，始至于石，石工辞不可穿，世衡命屑石一畚酬百钱，卒得泉。城成，赐名青涧城。

迁内殿崇班、知城事。开营田二千顷，募商贾，贷以本钱，使通货赢其利，城遂富实。间出行部族，慰劳酋长，或解与所服带。尝会客饮，有得敌情来告者，即以饮器予之，繇是属羌皆乐为用。再迁河苑副使、知环州。

蕃部有牛家族奴讹者，素屈强，未尝出谒郡守，闻世衡至，遽郊

迎。世衡与约，明日当至其帐，往劳部落。是夕大雪，深三尺。左右曰：“地险不可往。”世衡曰：“吾方结诸羌以信，不可失期。”遂缘险而进。奴讹方卧帐中，谓世衡必不能至，世衡蹙而起，奴讹大惊曰：“前此未尝有官至吾部者，公乃不疑我耶！”率其族罗拜听命。

羌酋慕恩部落最强，世衡尝夜与饮，出侍姬以佐酒。既而世衡起入内，潜于壁隙中窥之。慕恩窃与侍姬戏，世衡遽出掩之，慕恩惭惧请罪。世衡笑曰：“君欲之耶？”即以遗之，由是得其死力。诸部有贰者，使讨之无不克。有兀二族，世衡招之不至，即命慕恩出兵诛之。其后百余帐皆自归，莫敢贰。因令诸族置烽火，有急则举燧，介马以待。

葛怀敏败，率羌兵数千人以援泾原，无敢后者。尝课吏民射，有过失，射中则释其罪；有辞某事、请某事，辄因中否而与夺之。人人自厉，皆精于射，由是数年敌不敢近环境。

迁东染院使、环庆路兵马钤辖。范仲淹檄令与蒋偕筑细腰城，世衡时卧病，即起，将所部甲士昼夜兴筑，城成而卒。

初，世衡在青涧城，元昊未臣，其贵人野利刚浪唃、遇乞兄弟有材谋，皆号大王。亲信用事，边臣欲以谋间之。庆历二年，鄜延经略使庞籍，两为保安军守刘拯书，赂蕃部破丑以达野利兄弟，而泾原路王沿、葛怀敏亦遣人持书及金宝以遗遇乞。会刚浪唃令浪埋、赏乞、媚娘等三人诣世衡请降，世衡知其诈，曰：“与其杀之，不若因以为间。”留使监商税，出入骑从甚宠。

有僧王光信者，骁勇善骑射，习知蕃部山川道路。世衡出兵，常使为乡导，数荡族帐，奏以为三班借职，改名嵩。世衡为蜡书，遣嵩遗刚浪唃，言浪埋等已至，朝廷知王有向汉心，命为夏州节度使，奉钱月万缗，旌节已至，趣其归附，以枣缀画龟，喻其早归之意。刚浪唃得书大惧，自所治执嵩归元昊。元昊疑刚浪唃贰己，不得还治所，且锢嵩阱中。使其臣李文贵以刚浪唃旨报世衡，且言不达所遗书意，或许通和，愿赐一言。世衡以白籍。时朝廷已欲招拊，籍召文贵至，谕以国家宽大开纳意，纵使还报。元昊得报，出嵩，礼之甚厚，使

与文贵偕来。自是继遣使者请降，遂称臣如旧。

世衡闻野利兄弟已诛，为文越境祭之。籍疏嵩劳，具言元昊未通时，世衡画策遣嵩冒艰险间其君臣，遂成猜贰，因此与中国通，请优进嵩官。迁三班奉职。后嵩因对自陈，又进侍禁、阁门祗候。

世衡死，籍为枢密使。世衡子古上书讼父功，为籍所抑。古复上书，遂赠世衡成州团练使，诏流内铨授古大县簿尉，押还本贯。籍既罢，古复辩理，下御史考验，以籍前奏王嵩疏为定，诏以其事付史官，听古从官便郡。

世衡在边数年，积谷通货，所至不烦县官益兵增馈。善抚养士卒，病者遣一子专视其食饮汤剂，以故得人死力。及卒，羌酋朝夕临者数日，青涧及环人皆画象祠之。子古、谔、诊，皆有将材。关中号曰“三种”。谊，其幼子也。孙朴、师道、师中。

古字大质，少慕从祖放为人，不事科举。当任官，辞以与弟，时称“小隐君”。世衡卒，录古为天兴尉，累转西京左藏库副使、泾原路都监、知原州。

羌人犯塞，古御之，斩级数百。筑城镇戎之北，以据要害。神宗召对，迁通事舍人，官其三弟。与弟诊破环州折姜会，斩首二千级，迁西上阁门副使。民有损直鬻田于熟羌以避役者，古按其状，得良田三千顷，丁四千，悉刺为民兵。历环庆、永兴军路钤辖。

坐讼范纯仁不当，夺一官，知宁州，徙镇戎军。熙河师十万道境上，须刍粮，僚佐以他路为言。古曰：“均王师也。”命给之。又徙鄜、隰二州，卒，年七十。

古明达孝义。弟谔坐擅兴系狱，乞纳官赎其罪。世衡遗张问田千亩，问返之，而衡死，古终不复受。然世衡受知于范仲淹，因立青涧功，而古以私憾讼纯仁，士论少之。

谔字子正，以父任累官左藏库副使，延帅陆洸荐知青涧城。

夏酋令唃内附，洸恐生事，欲弗纳，谔请纳之。夏人来索，洸问

所以报，谔曰：“必欲令陵，当以景询来易。”乃止。询者，中国亡命至彼者也。

夏将崑名山部落在故绥州，其弟夷山先降，谔使人因夷山以诱之，赂以金盂，名山小吏李文喜受而许降，而名山未之知也。谔即以闻，诏转运使薛向及陆洸委谔招纳。谔不待报，悉起所部兵长驱而前，围其帐。名山惊，援枪欲斗，夷山呼曰：“兄已约降，何为如是？”文喜因出所受金盂示之，名山投枪哭，遂举众从谔而南。得首领三百、户万五千、兵万人。

将筑城，洸以无诏出师，召谔还。军次怀远，晨起方栲，敌四万众垒集，傅城而阵。谔开门以待，使名山帅新附百余人挑战，谔兵继之，鼓行而出。至晋祠据险，使偏将燕达、刘甫为两翼，身为中军，乃闭垒，悉老弱乘城鼓訛以疑贼。已而合战，追击二十里，俘馘甚众，遂城绥州。

洸劾谔擅兴，且不禀节制，欲捕治，未果而洸徙秦。言者攻攷之，遂下吏，贬秩四等，安置随州。会侯可以言水利入见，神宗问其事，对曰：“种谔奉密旨取绥而获罪，后何以使人？”帝亦悔，复其官。

韩绛宣抚陕西，用为鄜延钤辖。绛城啰兀，规横山，令谔将兵二万出无定川，命诸将皆受节度，起河东兵会银州，城成而庆卒叛，诏罢师，弃啰兀，责授汝州团练副使。再贬贺州别，移单州，又移华州。绛再相，讼其前功，复礼宾副使、知岷州。董毡将鬼章聚兵于洮、岷，新羌多叛，谔讨袭诛之。徙李宪出塞，收洮州，下通宗、讲珠、东宜诸城，掩击至大河，斩首七千级。

迁东上阁门使、文州刺史、知泾州，徙鄜延副总管。上言：“夏主秉常为其母所囚，可急因本路官捣其巢穴。”遂入对，大言曰：“夏国无人，秉常孺子，臣往持其臂以来耳。”帝壮之，决意西讨，以为经略安抚副使，诸将悉听节制。谔即次境上，帝以谔先期轻出，使听令于王中正。敌屯兵夏州，谔率本路并畿内将兵攻米脂，三日未下。夏兵八万来援，谔御之无定川，伏兵发，断其首尾，大破之，降守将令介訛遇。捷书闻，帝大喜，群臣称贺，遣中使谕奖，而罢中正。

谔留千人守米脂，进次银、石、夏州，不见敌。始，被诏当会灵武，谔迂枉不进，士卒饥急，欲以粮运不继归罪转使李稷。驻军麻家平，大校刘归仁以众溃，诏令班师。犹迁凤州团练使、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。

谔谋据横山之志未已，遣子朴上其策。帝召朴问状，擢为阁门祗候。将进城横山，命徐禧、李舜举使鄜延计议。谔言：“横山延袤千里，多马宜稼，人物劲悍善战，且有盐铁之利，夏人恃以为生；其城垒皆控险，足以守御。今之兴功，当自银州始。其次迁宥州，又其次修夏州，三郡鼎峙，则横山之地已囊括其中。又其次修盐州，则横山强兵战马、山泽之利，尽归中国。其势居高，俯视兴、灵，可以直覆巢穴。”而禧与沈括定义移银州，城永乐，与谔始谋异，乃奏留谔守延。既而永乐受围，谔观望不救，帝冀其后效，置不问，且虞贼至，就命知延州。疽发背卒，年五十七。

谔善驭士卒，临敌出奇，战必胜，然诈诞残忍，左右有犯立斩，或先刳肺肝，坐者掩面，谔饮食自若。敌亦畏其敢战，故数有功。李稷之馈军也，旦入谔营，军吏鸣鼓声喏。谔呼问吏曰：“军有几帅？要当借汝头以代运使。”即叱斩之。稷惶怖遽出。尝渡河，猝遇敌，给门下客曰：“事急矣，可衣我衣，乘我马，从旗鼓千骑，亟趋大军。”客信之，敌以为谔，追之，几不免。自熙宁首一绥州，后再举西征，皆其兆谋，卒致永乐之祸。议者谓谔不死，边事不已。

谊字寿翁。熙宁中，古入对，神宗问其家世，使谊以官。从高遵裕复洮、岷，又平山后羌，至熙河副将。

使青唐，董毡遣鬼章迎候境上，取道故为回枉，以夸险远。谊固习其地里，诘之曰：“尔跳梁坎井间，谓我不知远近邪？”命趋便道。鬼章怒，胁以兵，谊声气不动，卒改涂，外为路都盐。自兰州渡河讨贼，斩首六百，累转西京使。

元祐初，知岷州。鬼章诱杀景思立，后益自矜，大有窥故土之心，使其子诣宗哥请益兵入寇，且结属羌为内应。谊刺得其情，上疏

请除之。诏遣游师雄就商利害，遂与姚兕合兵出讨。羌迎战，击走之，追奔至洮州。谊亟进攻，晨雾蔽野，跬步少可辨。谊曰：“吾军远来，彼固不知厚薄，乘此可一鼓而下也。”遂亲鼓之。有顷，雾霁，先登者已得城，鬼章就执。谊戏问之曰：“别后安否？”不能对，徐谓人曰：“我生恶种使，今日果为所擒。天不使我复有故土，命也。”遂俘以归。拜西上阁门使、康州刺史，徙知鄜州。

夏人犯延安，赵离使谊统诸将。敌闻谊至，皆溃去。延人谓：“得谊，胜精兵二十万。”进熙河钤辖、知兰州。兰与通远皆绝塞，中间保障不相接，腴田多弃不耕，谊请城李诺平以扼冲要。会迁东上阁门使、保州团练使，卒，年五十五。

谊倜傥有气节，喜读书。莅军整严，令一下，死不敢避；遇敌，度不胜不出，故每战未尝负败。岷羌酋包顺、包诚恃功骄恣，前守务姑息，谊至，厚待之。适有小过，叱下吏，将置法，顺、诚叩头伏罪，愿效命以赎，乃使输金出之，群羌畏惕。及洮州之役，二人功最多。

朴以父任右班殿直，积劳，迁至皇城使、昌州刺史，徙熙河兰会钤辖知河州，安抚洮西沿边公事。

河南蕃部叛，属羌阿章率他族拒官军，熙帅胡宗回使朴出讨。时朴至州才二日，以贼锋方锐，且盛寒，欲姑徐之，而宗回驰檄至六七，不得已，遂出兵。羌知朴来，伏以待。朴遇伏，首尾不相应，朴殊死战，为贼所杀，以马负其尸去。

羌乘胜追北。师还遇隘，壅连不得行。偏将王舜臣者善射，以弓挂臂，独立败军后。羌来可万骑，有七人介马而先。舜臣念此必羌酋之尤桀黠者，不先殪之，吾军必尽。乃宣言曰：“吾令最先行者眉间插花。”引弓三发，陨三人，皆中面；余四人反走，矢贯其背。万骑睥睨莫敢前，舜臣因得整众，须臾，羌复来。舜臣自申及酋，抽矢千余发，无虚者。指裂，血流至肘，薄暮，乃得逾隘。将士气夺，无敢复言战。当是时，微舜臣师歼矣。事闻，赠朴雄州防御使，官其后十人。

师道字彝叔。少从张载学，以荫补三班奉职，试法，易文阶，为熙州推官、权同谷县。县吏有田讼，弥二年不决。师道翻阅案牍，穷日力不竟，然所讼止母及兄而已。引吏诘之曰：“母、兄，法可讼乎。汝再期扰乡里足未？”吏叩头服罪。

通判原州，提举秦凤常平。议役法忤蔡京旨，换庄宅使、知德顺军。又谓其诋毁先烈，罢入党籍，屏废十年。以武功大夫、忠州刺史、泾原都钤辖知怀德军。夏国画境，其人焦彦坚必欲得故地，师道曰：“如言故地，当以汉、唐为正，则君家疆土益蹙矣。”彦坚无以对。

童贯握兵柄而西，翕张威福，见者皆旅拜，师道长揖而已。召诣阙，徽宗访以边事，对曰：“先为不可胜，来则应之。妄动生事，非计也。”贯议徙内郡弓箭手实边，而指为新边所募。帝复访之，对曰：“臣恐动远之功未立，而近扰先及矣。”帝善其言，赐袭衣、金带，以为提举秦凤弓箭手。时五路并置官，帝谓曰：“卿，吾所亲擢也。”贯滋不悦，师道不敢拜，以请，得提举崇福宫。久之，知西安州。

夏人侵定边，筑佛口城，率师往夷之。始至渴甚，师道指山之西麓曰：“是当有水。”命工求之，果得水满谷。累迁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、洺州防御使、知渭州。督诸道兵城席苇，土赋工，敌至，坚壁葫芦河。师道陈于河浒，若将决战者。阴遣偏将曲充径出横岭，杨言援兵至，敌方骇顾，杨可世潜军军其后，姚平仲以精甲衷击之，敌大溃，斩首五十级，获橐驼、马牛万计，其酋仅以身免。卒城而还。

又诏师陕西、河东七路兵征臧底城，期以旬日必克。既薄城下，敌守备甚固。官军小息，列校有据胡床自休者，立斩之，尸于军门。令曰：“今日城不下，视此。”众股栗，噪而登城，城即溃，时兵至才八日。帝得捷书喜，进侍卫亲军马军副都指挥使、应道军承宣使。

从童贯为都统制，拜保静军节度使。贯谋伐燕，使师道尽护诸将。师道谏曰：“今日之举，譬如盗入邻家不能救，又乘之而分其室焉，无乃不可乎？”贯不听。既次白沟，辽人噪而前，士卒多伤。师道先令人持一巨梃自防，赖以不大败。

辽使来请曰：“女真之叛本朝，亦南朝之所甚恶也。今射一时之利，弃百年之好，结豺狼之邻，基他日之祸，谓为得计可乎？救灾恤邻，古今通义，惟大国图之。”贯不能对，师道复谏宜许之，又不听，密劾其助贼。王黼怒，责为右卫将军致仕，而用刘延庆代之。延庆败绩于卢沟，帝思其言，起为宪州刺史、知环州，俄还保静军节度使，复致仕。

金人南下，趣召之，加检校少保、静难军节度使、京畿河北制置使，听便宜檄兵食。师道方居南山豹林谷，闻命即东。过姚平仲，不步骑七千，与之俱北。至洛阳，闻干离不已屯京城下，或止勿行曰：“贼势方锐，耗少驻汜水，以谋万全。”师道曰：“吾兵少，若迟回不进，形见情露，祇取辱焉。今鼓行而前，彼安能测我虚实？都人知吾来，士气自振，何忧贼哉！”揭榜沿道，言种少保领西兵百万来。遂抵城西，趋汴水南，径逼敌营。金人惧，徙砦稍北，敛游骑，但守牟驼冈，增垒自卫。

时师道春秋高，天下称为“老种”。钦宗闻其至，喜甚，开安上门，命尚书右丞李纲迎劳，时已议和，入见，帝问曰：“今日之事，卿意如何？”对曰：“女真不知兵，岂有孤军深入入境而能善其归乎？”帝曰：“业已讲好矣。”对曰：“臣以军旅之事事陛下，余非所敢知也。”拜检校少傅、同知枢密院、京畿两河宣抚使，诸道兵悉隶焉。以平仲为都统制。

师道时被病，命毋拜，许肩舆入朝。金使王訥在廷颇顽，望见师道，拜跪稍如礼。帝顾笑曰：“彼为卿故也。”京城自受围，诸门尽闭，市无薪菜。师道请启西、西南壁，听民出入如常。

金人有擅过偏将马忠军者，忠斩其六人。金人来诉，师道付以界旗，使自为制，后无有敢越旻者。又请缓给金币，使彼情归，扼而歼诸河，执政不可。

种氏、姚氏皆为山西巨室，平仲父古方以熙河兵入援。平仲虑功名独归种氏，乃以士不得速战为言达于上。李纲主其议，令城下兵缓急听平仲节度。帝日遣使趣师道战，师道欲俟其弟秦凤经略使

师中至，奏言过春分乃可击。时相距才八日，帝以为缓，竟用平仲斡营，以及于败。既败，李邦彦议割三镇，师道争之不得。

李纲罢，太学诸生、都人伏阙愿见种、李，诏趣使弹压。师道乘车而来，众褰帘视之，曰：“果我公也。”相率声喏而散。

金师退，乃罢为中太一宫使。御史中丞许翰见帝，以为不宜解师道兵柄。上曰：“师道老矣，难用，当使卿见之。”令相见于殿门外。师道不语，翰曰：“国家有急，诏许访所疑，公勿以书生之故不肯谈。”师道始言：“我众彼寡，但分兵结营，控守要地，使彼粮道不通，坐以持久，可破也。”翰叹味其言，复上奏谓师道智虑未衰，尚可用。于是加检校少师，进太尉，换节镇洮军，为河北、河东宣抚使，屯滑州，实无兵自随。

师道请合关、河卒屯沧、卫、孟、滑，备金兵再至。朝论以大敌甫退，不宜劳师以示弱，格不用。既而师中战死，姚古败，朝廷震悚，召师道还。太原陷，又使巡边。次河阳，遇王訥，揣敌必大举，亟上疏请幸长安以避其锋。大臣以为怯，复召还。既至，病不能见。十月，卒，年七十六。帝临奠，哭之恸，赠开府仪同三司。

京师失守，帝搏膺曰：“不用种师道言，以至于此！”金兵之始退也，师道申前议，劝帝乘半济击之，不从，曰：“异日必为国患。故追痛其语。建炎中，加赠少保，谥曰忠宪。

师中字端孺。历知环滨邠州、庆阳府、秦州，侍卫步军马军副都指挥使、房州观察使，奉宁军承宣使。

金人内侵，诏提秦凤兵入援，未至而敌退，乃以二万人守滑。遣副姚古为河北制置使，古援太原，师中援中山、河间。或谓师中自磁、相而北，金人若下太行，则势不能自还，此段凝师于河上比也。时大臣立议矛盾，枢密主破敌，而三省令护出之。师中渡河，即上言：“黏罕已至泽州，臣欲由邢、相间捷出上党，捣其不意，当可以逞。”朝廷疑有用。

幹离不还，师中逐出境。黏罕至太原，悉破诸县，为锁城法困

之，内外不相通。姚古虽复隆德、威胜，扼南北关，而不能解围。于是诏师中由井陘道出师，与古犄角，进次平定军，乘胜复寿阳、榆次，留屯真定。

时黏罕避暑云中，留兵分就畜牧，觐者以为将遁，告诸朝。知枢密院许翰信之，数遣使督师中出战，且责以逗挠。师中欢曰：“逗挠，兵家大戮也。吾结发从军，今老矣，忍受此为罪乎！”即日办严，约古及张灏俱进，辎重赏犒之物，皆不暇从行。五月，抵寿阳之石坑，为金人所袭。五战三胜。回趋榆次，去太原百里，而古、灏失期不至，兵饥甚。敌知之，悉众攻，右军溃而前军亦奔。师中独以麾下死战，自卯至巳，士卒发神臂弓射退金兵，而赏赉不及，皆愤怒散去，所留者才百人。师中身被四创，力疾斗死。

师中老成持重，为时名将，诸军自是气夺。刘铨言：“师中闻命即行，奋不顾身，虽古忠臣，不过也。”请加优赠，以劝死国者。诏赠少师，谥曰庄愍。

论曰：宋惩五季藩镇之弊，稍用逢掖治边陲、领介冑。然兵势国之大事，非素明习，而欲应变决策于急遽危难之际，岂不仆哉。种氏自世衡立功青涧，抚循士卒，威动羌、夏，诸子俱有将材，至师道、师中已三世，号山西名将，徽宗任宦竖起边衅，师道之言不售，卒基南北之祸。金以孤军深入，师道请迟西师之至而击之，长驱上党；师中欲出其背以掩之，可谓至计矣。李纲、许翰顾以为怯缓逗挠，动失机会，遂至大衄，而国随以败，惜哉！

宋史卷三三六

列传第九五

司马光 子康 吕公著 子希哲
希纯

司马光字君实，陕州夏县人也。父池，天章阁待制。光生七岁，凛然如成人，闻讲《左氏春秋》，爱之，退为家人讲，即了其大指。自是手不释书，至不知饥渴寒暑。群儿戏于庭，一儿登瓮，足跌没水中，众皆弃去，光持石击瓮破之，水迸，儿得活。其后京、洛间画以为图。仁宗宝元初，中进士甲科。年甫冠，性不喜华靡，闻喜宴独不戴花，同列语之曰：“君赐不可违。”乃簪一枝。

除奉礼郎，时池在杭，求签苏州判官事以便亲，许之。丁内外艰，执丧累年，毁瘠如礼。服除，签书武成军判官事，改大理评事，补国子直讲。枢密副使庞籍荐为馆阁校勘，同知礼院。

中官麦允言死，给卤簿。光言：“繁纓以朝，孔子且犹不可。允言近习之臣，非有元勋大劳，而赠以三公官，给一品卤簿，其视繁纓，不亦大乎。”夏竦赐谥文正，光言：“此谥之至美者，竦何人，可以当之？”改文庄。加集贤校理。

从庞籍辟，通判并州。麟州屈野河西多良田，砮人蚕食其地，为河东患。籍命光按视，光建：“筑二堡以制夏人，募民耕之，耕者众则余贱，亦可渐纾河东贵籴远输之忧。”籍从其策；而麟将郭恩勇且狂，引兵夜渡河，不设备，没于敌，籍得罪去。光三上书自引咎，不报。籍没，光升堂拜其妻如母，抚其子如昆弟，时人贤之。

改直秘阁、开封府推官。交趾贡异兽，谓之麟，光言：“真伪不可知，使其真，非自至不足为瑞，愿还其献。”又奏赋以风。修起居注，判礼部。有司奏日当食，故事食不满分，或京师不见，皆表贺。光言：“四方见、京师不见，此人君为阴邪所蔽；天下皆知而朝廷独不知，其为灾当益甚，不当贺。”从之。

同知谏院。苏辙答制切直，考官胡宿将黜之，光言：“辙有爱君忧国之心，不宜黜。”诏置末级。

仁宗始不豫，国嗣未立，天下寒心而莫敢言。谏官范镇首发其议，光在并州闻而继之，且贻书劝镇以死争。至是，复面言：“臣昔通判并州，所上三章，愿陛下果断力行。”帝沉思久之，曰：“得非欲选宗室为继嗣者乎？此忠臣之言，但人不敢及耳。”光曰：“臣言此，自谓必死，不意陛下开纳。”帝曰：“此何害，古今皆有之。”光退未闻命，复上疏曰：“臣向者进说，意谓即行，今寂无所闻，此必有小人言陛下春秋鼎盛，何遽为不祥之事。小人无远虑，特欲仓卒之际，援立其所厚善者耳。‘定策国老’、‘门生天子’之祸，可胜言哉？”帝大感动曰：“送中书。”光见韩琦等曰：“诸公不及今定议，异日禁中夜半出寸纸，以某人为嗣，则天下莫敢违。”琦等拱手曰：“敢不尽力。”未几，诏英宗判宗正，辞不就，遂立为皇子，又称疾不入。光言：“皇子辞不赏之富，至于旬月，其贤于人远矣。然父召无诺，君命召不俟驾，愿以臣子大义责皇子，宜必入。”英宗遂受命。

兖国公主嫁李玮，不相能，诏出玮卫州，母杨归其兄璋，主入居禁中。光言：“陛下追念章懿太后，故使玮尚主。今乃母子离析，家事流落，独无雨露之感乎？玮既黜，主安得无罪？”帝悟，降主沂国，待李氏恩不衰。

进知制诰，固辞，改天章阁待制兼侍讲、知谏院。时朝政颇姑息，胥吏喧哗则逐中执法，鞆官悖慢则退宰相，卫士凶逆而狱不穷治，军卒詈三司使而以为非犯阶级。光言皆陵迟之渐，不可以不正。

充媛董氏薨，赠淑妃，辍朝成服，百官奉慰，定谥，行册礼，葬给卤簿。光言：“董氏秩本微，病革方拜充媛。古者妇人无谥，近制惟

皇后有之。卤簿本以赏军功，未尝施于妇人。唐平阳公主有举兵佐高祖定天下功，乃得给。至韦庶人始令妃主葬日皆给鼓吹，非令典，不足法。”时有司定后宫封赠法，后与妃俱赠三代，光论：“妃不当与后同，袁盎引却慎夫人席，正为此耳。天圣亲郊，太妃止赠二代，而况妃乎？”

英宗立，遇疾，慈圣光献后同听政。光上疏曰：“昔章献明肃有保佑先帝之功，特以亲用外戚小人，负谤海内。今摄政之际，大臣忠厚如王曾，清纯如张知白，刚正如鲁宗道，质直如薛奎者，当信用之；猥鄙如马季良，谗谄如罗崇勋者，当疏远之，则天下服。”

帝疾愈，光料必有追隆本生事，即奏言：“汉宣帝为孝昭后，终不追尊卫太子、史皇孙；光武上继元帝，亦不追尊钜鹿、南顿君，此万世法也。”后诏两制集议濮王典礼，学士王珪等相视莫敢先，光独奋笔书曰：“为人后者为之子，不得顾私亲。王宜准封赠期亲属故事，称为皇伯，高官大国，极其尊劳。”议成，珪即命吏以其手稿为按。既上与大臣意殊，御史六人争之力，皆斥去。光乞留之，不可，遂请与俱贬。

初，西夏遣使致祭，延州指使高宜押伴，傲其使者，侮其国主，使者诉于朝。光与吕海乞加宜罪，不从。明年，夏人犯边，杀略吏士。赵滋为雄州，专以强悍治边，光论其不可。至是，契丹之民捕鱼界河，伐柳白沟之南，朝廷以知雄州李中祐为不材，将代之。光谓：“国家当戎夷附顺时，好与之计较末节，及其桀骜，又从而姑息之。近者西祸生于高宜，北祸起于赵滋；时方贤此二人，故边臣皆以生事为能，渐不可长。宜敕边吏，疆场细故辄以矢刃相加者，罪之。”

仁宗遗赐直百余万，光率同列三上章，谓：“国有大忧，中外窘乏，不可专用乾兴故事。若遗赐不可辞，宜许侍从上进金钱佐山陵。”不许。光乃以所得珠为谏院公使钱，金以遗舅氏，义不藏于家。后还政，有司立式，凡后有所取用，当覆奏乃供。光云：“当移所属使立供已，乃具数白后，以防矫伪。”曹修无功除使相，两府皆迁官。光言：“陛下欲以慰母心，而迁除无名，则宿卫将帅、内侍小臣，必有覬

望。”已而迁都知任守忠等官，光复争之，国论：“守忠大奸，陛下为皇子非守忠意，沮坏大策，离间百端，赖先帝不听；及陛下嗣位，反覆交构，国之大贼。乞斩于都市，以谢天下。”责守忠为节度副使，蘄州安置，天下快之。

诏刺陕西义勇二十万，民情惊挠，而纪律疏略不可用。光抗言其非，持白韩琦。琦曰：“兵贵先声，谅祚方桀骜，使骤闻益兵二十万，岂不震懾？”光曰：“兵之贵先声。为无其实也，独可欺之于一日之间耳。今吾虽益兵，实不可用，不过十日，彼将知其详，尚何惧？”琦曰：“君但见庆历间乡兵刺为保捷，忧今复然，已降敕榜与民约，永不充军戍边矣。”光曰：“朝廷尝失信，民未敢以为然，虽光亦不能不疑也。”琦曰：“吾在此，君无忧。”光曰：“公长在此地，可也；异日他人当位，因公见兵，用之运粮戍边，反掌间事耳。”琦嘿然，而讫不为止。不十年，皆如光虑。

王广渊除直集贤院，光论其奸邪不可近：“昔汉景帝重卫绾，周世宗薄张美。广渊当仁宗之世，私自结于陛下，岂忠臣哉？宜黜之以厉天下。”进龙图阁直学士。

神宗即位，擢为翰林学士，光力辞。帝曰：“古之君子，或学而不文，或文而不学，惟董仲舒、扬雄兼之。卿有文学，何辞为？”对曰：“臣不能为四六。”帝曰：“如两汉制诏可也；且卿能进士取高第，而云不能四六，何邪？”竟不获辞。

御史丞王陶以论宰相不押班罢，光代之，光言：“陶由论宰相罢，则中丞不可复为。臣愿俟既押班，然后就职。”许之。遂上疏论修心之要三：曰仁，曰明，曰武；治国之要三：曰官人，曰信赏，曰必罚。其说甚备。且曰：“臣获事三朝，皆以此六言献，平生力学所得，尽在是矣。”御药院内臣，国朝常用供奉官以下，至内殿崇班则出；近岁暗理官资，非祖宗本意。因论高居简奸邪，乞加远窜。章五上，帝为出居简，尽罢寄资者。既而复留二人，光又力争之。张方平参知政事，光论其不叶物望，帝不从。还光翰林兼侍读学士。

光常患历代史繁，人主不能遍览，遂为《通志》八卷以献。英宗

悦之，命置局秘阁，续其书。至是，神宗名之曰《资治通鉴》自制《序》授之，俾日进读。

诏录颖邸直省官四人为阁门祗候，光曰：“国初草创，天步尚艰，故御极之初，必以左右旧人为腹心耳目，谓之随龙，非平日法也。阁门祗候在文臣为馆职，岂可使厮役为之。”

西戎部将嵬名山欲以横山之众，取谅祚以降，诏边臣招纳其众。光上疏极论，以为：“名山之众，未必能制谅祚。幸而胜之，灭一谅祚，生一谅祚，何利之有；若其不胜，必引众归我，不知何以待之。臣恐朝廷不独失信谅祚，又将失信于名山矣。若名山余众尚多，还北不可，入南不受，穹无所归，必将突据边城以救其命。陛下不见侯景之事乎？”上不听，遣将种諤发兵迎之，取绥州，费六十万，西方用兵，盖自此始矣。

百官上尊号，光当答诏，言：“先帝亲郊，不受尊号。末年有献议者，谓国家与契丹往来通信，彼有尊号我独无，于是复以非时奉册。昔匈奴冒顿自称‘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单于’，不闻汉文帝复为大名以加之也。愿追述先帝本意，不受此名。”帝大悦，手诏奖光，使善为答辞，以示中外。

执政以河朔旱伤，国用不足，乞南郊勿赐金帛。诏学士议，光与王珪、王安石同见，光曰：“救灾节用，宜自贵近始，可听也。”安石曰：“常袞辞堂馔，时以为袞自知不能，当辞位不当辞禄。且国用不足，非当世急务，所以不足者，以未得善理财者故也。”光曰：“善理财者，不过头会箕敛尔。”安石曰：“不然，善理财者，不加赋而国用足。”光曰：“天下安有此理？天地所生财货百物，不在民，则在官，彼设法夺民，其害乃甚于加赋。此盖桑羊欺武帝之言，太史公书之以见其不明耳。”争议不已。帝曰：“朕意与光同，然姑不允答之。”会安石草诏，引常袞事责两府，两府不敢复辞。

安石得政，行新法，光逆疏其利害。迺英进读，至曹参代萧何事，帝曰：“汉常守萧何之法不变，可乎？”对曰：“宁独汉也。使三代之君常守禹、汤、文、武之法，虽至今存可也。汉武取高帝约束纷更，